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智囊全集  
第十五卷 權奇

堯趨禹步，父傳師導。三人言虎，逾垣叫跳，亦念非儀，虞其我暴。誕信遞君，正奇爭效，嗤彼迂儒，漫雲立教。集「權奇」。

孔子

孔子居陳，去，過蒲，會公叔氏以蒲叛。蒲人止孔子，謂之曰：「苟無適衛，吾出子。」與之盟，出孔子東門。孔子遂適衛，子貢曰：「盟可負耶？」孔子曰：「要盟也，神不聽。」

〔評〕

大信不信。

淮南相

孝景三年，七國反。吳使者至淮南，淮南王欲發共應之，其相曰：「王必欲應吳，臣願為將。」王乃屬之，相已將兵，因城守，不聽王，而為漢。〔邊批：欺王不害為信，淮南王以故得完。〕

〔議〕

若腐儒必痛言切諫，如以水投石，何益？此事比鄴寄賣友，嫁太尉於北軍同一軸，而更覺撇脫。

王敬則

王敬則嘗任南沙縣。時方兵荒，縣有劫賊，群聚匿山中，為民患，官捕之不得。敬則遣人致劫帥曰：「若能自出首，當為申白，請盟之廟神，定無負。」蓋縣有廟神，甚酷烈，鄉民多信之，故云，劫帥許之，即設宴廟中致帥。帥至，即席收之，曰：「吾業啟神矣。若負誓，當還神十牛。」遂殺十牛享神，而竟斬帥，賊遂散。

宋太祖

藝祖既以杯酒釋諸將兵權，又慮其所蓄不貲，每人賜地一方蓋第，所費皆數萬，又嘗賜宴，酒酣，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，太祖送至殿門，謂其子弟曰：「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。」諸節度使醒，問所以歸，不失禮於上前否？子弟各以緡事對，疑醉中真有是言，翌日，各以表進如數。

宋太宗

宋太宗即位初年，京師某街富民某，有丐者登門乞錢，意未滿，遂詈罵不休。眾人環觀，靡不忿之。忽人叢中一軍尉躍出，刺丐死，擲刀而去。勢猛行速，莫敢問者。街卒具其事聞於有司，以刀為徵，有司坐富民殺人罪。既讞獄，太宗問：「其服乎？」曰：「服矣。」索刀閱之，遂納於室，示有司曰：「此吾刀也，向者實吾殺之，奈何枉人？始知鞭笞之下，何罪不承，羅鉗結網，不必濁世。」乃罰失人者而釋富民。諭自今訊獄，宜加慎，毋濫！

〔述評〕

此事見宋小史。更有一事：

金城夫人得倖於太祖，頗恃寵。一日宴射後苑，上酌巨觥勸晉王，晉王固辭，上復勸，晉王顧庭中曰：「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，乃飲。」上遂命之，晉王引弓射殺之，抱太祖足泣曰：「陛下得天下，宜為社稷自重。」遂飲射如故，夫投鼠忌器，晉王未必凶莽乃爾，此事恐未然也。

明太祖

滌陽王二子忌太祖威名日著，陰置毒酒中，欲害之。其謀預洩，及二子來邀，上即與偕往，了無難色。二子喜其墮計，至半途，上遽躍起馬上，仰天若有所見，少頃，勒馬即轉，因罵二子曰：「如此歹人。」二人問故，上曰：「適上天相告，爾設毒毒我，我不往矣。」二子大駭，下馬拱立，連稱「豈敢！」自是息謀害之意。

吳官童

英廟在虜中，也先以車載其妹，請配焉。上以問吳官童，〔官童，驛使也，正統十三年使虜被拘，至是自請從上。〕對曰：「焉有天子而為胡婿者？後史何以載？然卻之則拂其情。」乃給之曰：「爾妹朕固納之，但不當為野合，使朕還中國以禮聘之。」也先乃止，又選胡女數人薦寢，復卻之曰：「留候他日為爾妹從嫁，當並以為嬪御。」也先益加鏡焉。

〔述評〕

天子不當為胡婿，中國又可給胡人乎？如反正而胡人效女，雖納之可也。厥後英廟復辟，虜使至，官童叩以不來效女之故，使者曰：「已送至邊，為石亨殺媵而納女。」上命隱其事，而亨禍實基於此。

公孫申

魯成公時，晉人執鄭伯。公孫申曰：「我出師以圍許，示將改立君者，晉必歸君。」故鄭人圍許，示不急君也。晉樂書曰：「鄭人立君，我執一人焉，何益？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。」於是諸侯伐鄭而歸鄭伯。

〔述評〕

子魚立而宋襄返，叔武立而衛成還，此春秋之已事，亦非自公孫申始也。國朝土木之變，也先挾上皇為名，邀求叵測，於肅愍謝之曰：「賴社稷之神靈，已有君矣。」虜計窘，竟歸上皇，識者以為得公孫申之謀。

王旦從真宗幸澶州，雍王元份留守東京，遇暴疾，命旦馳還，權留守事，旦曰：「願宣寇準，臣有所陳。」准至，旦曰：「十日之內無捷報，當如何？」帝默然良久，曰：「立皇太子。」此又用廉頗與趙王約故事。大臣謀國，遠慮至此，亦由君臣相得，同懷社稷之憂而無猜忌故也。

項羽欲烹太公，高帝曰：「我翁即若翁，必欲烹而翁，願分我一杯羹。」陳眉公謂太公以此歸漢，亦孤注之意也。

胡鬆

績溪胡大司空鬆，號承庵，先為嘉興推官，署印平湖，有惠政。適倭寇猖獗，郡議築城，公夜入幕府，曰：「民難與慮始，請縛某居軍前御倭，百姓受某恩，必相急，乃可舉事。」從之，民大震，各任版築，不閱月城成。

狄青

南俗尚鬼，狄武襄徵儂智高時，大兵始出桂林之南，因祝曰：「勝負無以為據。」乃取百錢自持之，與神約：「果大捷，投此錢盡錢面。」左右諫止：「倘不如意，恐阻師。」武襄不聽，萬眾方聳視，已而揮手一擲，百錢皆面，於是舉軍歡呼，聲震林野。武襄亦大喜，顧左右取百釘來，即隨錢疏密，布地而帖釘之，加以青紗籠，手自封焉，曰：「俟凱旋，當謝神取錢。」其後平邕州還師，如言取錢，幕府士大夫共視，乃兩面錢也。

〔釋〕

桂林路險，士心惶惑，故假神道以堅之。

王瓊

王晉溪在本兵時，適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，勢頗猖獗。御史以聞，事下兵部。晉溪呼齋本人至兵部，大言數之曰：「湯麻九不過一毛賊，只消本處數十火夫縛之，何足奏報？欲朝廷發兵，殊傷國體，巡按不職，考察即當論罷矣！」齋本人回，傳流此語，皆以本兵為玩寇，相聚憂之，賊知朝不發兵，遂恣劫掠，不設備。先是戶部為查處錢糧，差都御史許延光在浙，晉溪即請密敕許公討之，〔邊批：不別遣將。〕授以方略，許命彭憲副潛提民兵數千，出其不意，乘夜往，賊方擄掠回，相聚酣飲，〔邊批：畢竟小寇。〕兵適至，即時擒斬，遂平之。

〔評議〕

爾時若朝廷命將遣兵，彼必負固拒命，弄小成大。此舉不煩一旅，不費一錢，而地方晏如。晉溪之才，信有大過人者，雖人品未醇，何可廢也。

楊雲才

楊雲才多心計，每有繕修，略以意指授之，人不知所為。及成，始服其精妙。為荊州同知日，當郡城改拓時，錢穀之額已有成命，而台使者檄下，欲增二尺許。監司謀諸守令，欲稍益故額，雲才進曰：「某有別畫，不煩費一錢也。」次日馳至陶所，命取其模以獻，怒曰：「不佳！」盡碎之，而出己所制模付之，曰：「第如式為之！」諸人視其式，無以異也，然雲才實於中陰溢二分許，積之得如所增數。城成，白其故，監司乃大服。

〔評〕

磚厚而陶者不知，城增而主者不費。心計之妙，侷於思神！

種世衡

種世衡知湘池縣，旁山有廟，世衡葺之，有梁重大，眾不能舉。世衡乃令縣乾剪髮如手搏者，驅數對於馬前，云：「欲詣廟中教手搏。」傾城人隨往觀，既至，謂觀者曰：「汝曹先為我致廟梁，然後觀手搏。」眾欣然趨下山，共舉之，須臾而上。

〔評〕

近於欺矣。褒姒雖啟齒，恐烽火從此不靈也，必也真教手搏，為兩得之。

雄山智僧

雄山在南安，其上有飛瓦岩。相傳僧初結庵時，因山伐木，但恐山高運瓦之難，積瓦山下，誑欲作法，飛瓦砌屋，不用工師。卜日已定，遠近觀者數千人。僧偽為傭人挑瓦上山。觀者欲其速於作法，爭為搬運，頃刻都盡。僧笑曰：「吾飛瓦只如是耳。」

李抱貞 劉元佐

李抱貞鎮潞州，軍資匱闕，計無所出。有老僧大為郡人信服，抱真因請之曰：「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，可乎？」僧曰：「無不可。」抱真曰：「但言擇日鞠場焚身，某當於便宅鑿一地道通連，候火作，即鑽以相出。」僧喜從之，遂陳狀聲言，抱真命於鞠場積薪貯油，因為七日道場，晝夜香燈，梵唄雜作，抱真亦引僧視地道，使之不疑，僧乃升壇執爐，對眾說法，抱真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，以俸入壇施，堆於其旁，由是士女駢填，舍財億計。計滿七日，遂聚薪發燄，擊鍾念佛，抱真密已遣人填塞地道，俄頃，僧薪並灰。籍所得貨財，即日悉輦入軍資庫，別求所謂舍利者，造塔貯焉。

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，節度使劉玄佐遣命駕，自持金帛以施。日中，其妻亦至，明日復起齋場，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，唯恐輸貨不及，因令官為簿以籍所入。十日，乃閉寺，曰：「佛汗止矣。」得錢巨萬，以贍軍資。

〔評〕

不仗佛力，軍資安出？王者並存三教，其亦有所用之歟！

文彥博

起居舍人毋湜，至和中上言，乞廢陝西鐵錢，朝廷雖不從，其鄉人多知之，爭以鐵錢買物，賣者不肯受，長安為之亂。民多閉肆，僚屬請禁之，文彥博曰：「如此是愈惑擾也。」乃召絲綢行人，出其家縑帛數百匹，使賣之，曰：「納其直盡以鐵錢，勿以銅錢也。」於是眾知鐵錢不廢，市肆復安。

秦檜

京下忽闕現錢，市間頗皇皇。忽一日，秦相檜呼一鑄工櫛髮，以五千當二錢槁之，〔邊批：示以賤微。〕諭曰：「此錢數日有旨不使，可早用也。」鑄工遂與外人言之，不三日，京下現錢頓出。

又都下貨壅，乏現錢，府尹以聞，檜笑曰：「易耳。」即召文思院官，未至，促者絡繹，奔而來，諭之曰：「適得旨，欲變錢法，可鑄樣錢一緡進呈，廢現錢不用。」約翌午畢事，院官唯唯而出，召工為之，富家聞之盡出宿錢市金粟，物價大昂，錢溢於市。既而樣錢上省，寂無聞矣。

〔評議〕

賊檜亦盡有應變之才可喜。然小人無才，亦不能為小人。

令狐楚

令狐楚除守兗州，州方旱儉，米價甚高。迓使至，公首問米價幾何，州有幾倉，倉有幾石。屈指獨語曰：「舊價若干，諸倉出米若干，定價出糶，則可賑救。」左右竊聽，語達郡中，富人競發所蓄，米價頓平。

陳霽岩

儀馬以高三尺八寸，齒少而形肥者為合式。各州縣無孳生駒，必從馬販買解。開州居各縣之中，馬販自外來，先被各縣攔截買完，然後放過。州官比解嚴迫，馬頭枉受鞭笞，馬價騰湧，求速反遲。陳霽岩為知州，洞知之，故緩其事，待馬販到齊，方出示看

馬。先一日，喚馬頭到堂，面問之云：「各縣俵馬已行，汝知之乎？」咸叩頭應曰：「知之。」又密諭曰：「我心甚忙，明日看馬，只做不忙，汝輩宜知之。」又叩頭感激而去，明日各馬販隨馬頭帶馬，有高至四尺者，令輒置不用，曰：「高低怕相形，寧低一寸，我有稟貼到太僕寺，只說是孳生駒耳。」眾稟再遲三日，至臨濮會上買，易得。公許之，不責一人而出，各馬販氣索然，爭願賤賣，兩日而辦。在他縣爭市高馬，刻期早解，以求保薦，騰價至四五十金；在本州無過二十餘金者。

〔評〕

真心為民，實政及民，必然置保薦於度外。善保薦者，正不干求。保薦者也。

徐道覆

徐道覆，盧循妹夫也，始與循密謀舉事，欲治舟艦，使人伐材南康山，偽云：「將下都貨之。」後稱力少，不能得致，即於郡減價發賣，居人貪賤，爭取市，各儲之家。如是數四，故船板大積。及道覆舉兵，按賣券而取，無敢隱者，乃並力裝船，旬日而辦。

〔述評〕

道覆雖草竊，其才略有過人者。脫盧循能終用其計，何必遽為「水仙」？其臨死，歎曰：「吾為盧循所誤。使吾得事英雄，天下不足定也！」嗚呼！奇才策士鬱鬱不得志，而狼籍以死者比比矣！

天後覽駑賚王檄，歎曰：「使此人沉於下僚，宰相之過也！」知言哉！

秦王禎 馬燧 丁謂

魏秦王禎為南豫州刺史。大胡山蠻時出抄掠，禎計召新蔡、襄城蠻首，使觀射。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，而以一囚易服參其間。禎先自射，皆中，因命左右以次射，及囚，不中，即斬，蠻相視股票，又預令左右取死囚十人，皆著蠻衣以候，禎臨坐，會微有風動，輒舉目瞻天，顧望蠻曰：「風氣少暴，似有抄賊入境，不過十許人，當在西角五十里。」即命馳騎掩捕十人至，禎告諸蠻曰：「非爾鄉里耶？作賊合死不？」即斬之，蠻懾服，不知其為死囚也。自是境無暴掠。

回紇還國。恃功恣睢。所過皆剽傷，州縣供餼不稱，輒殺人。李抱玉將餽勞，實介無敢往，馬燧自請典辦具，乃先賂其酋，與約：得其旌章為信，犯令者得殺之。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，小違令，輒戮死。虜大駭，至出境，無敢暴者。

真宗幸澶淵，丁謂知鄆州，兼齊、濮等州安撫使。時契丹深入，民大驚，爭趨楊劉渡。舟人邀利，不急濟，謂取死罪囚，詐作駕舟人，立命斬之。舟遂集，民乃得渡，遂立部分，使沿河執旗幟，擊刁鬥自衛，契丹乃引去。

〔評議〕

死罪也，而亦不令徒死，禎借之以威蠻，燧借之以威虜，謂借之以威兵。其大者為構李之克敵，而最下供御囚，亦假之以代無辜之命。正如聖藥王，塵垢土木，皆入藥料。

楊璠

楊璠授丹徒知縣。會中使如浙，所至縛守令置舟中，得賂始釋。將至丹徒，璠選善泅水者二人，令著耆老衣冠，先馳以迎，〔邊批：奇策奇想。〕中使怒曰：「令安在，汝敢來謁我耶？」令左右執之，二人即躍入江中，潛遁去。璠徐至，給曰：「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，方今聖明之世，法令森嚴，如人命何？」中使懼，禮謝而去。雖歷他所，亦不復放恣雲。

韓雍

公鎮兩廣，防患甚嚴，心腹一二人外，絕不許登階，亦多以權術威鎮之。一日與鄉人宴於堂後，鞠蹴為戲，既散，潛使人置石炮，有觀者，因指示曰：「此公適所蹴戲也。」眾吐舌，咸以公為絕力。所張蓋內暗藏磁石，以鐵屑塗毛髮間，每出坐蓋下，須鬢翕張不已，貌既魁岸，復睹茲異，驚為神明焉。

〔評〕

夷悍而愚，因以愚之。

王導

王敦威望素著，一旦舉兵內向，眾咸危懼。適敦寢疾，王導便率子弟發哀，眾聞，謂敦死，咸有奮志。

程嬰

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，殺趙朔、趙同、趙括、趙嬰齊，皆滅其族。趙朔妻，成公姊也，有遺腹，走匿宮中，趙朔客曰公孫杵臼。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：「胡不死？」程嬰曰：「朔之婦有遺腹，若幸而生男，吾奉之；即女也，吾徐死耳。」居無何，而朔婦媵身生男，屠岸賈聞之，索於宮中，夫人置兒襁中，祝曰：「趙宗滅乎，若號；即不滅，若無聲。」及索兒，竟無聲，已脫。程嬰謂公孫杵臼曰：「今一索不得，後必且復索之，奈何？」公孫杵臼曰：「立孤與死孰難？」〔邊批：只一問，便定了局。〕程嬰曰：「死易，立孤難耳。」公孫杵臼曰：「趙氏先君遇子厚，子強為其難者。吾為其易者，請先死。」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，衣以文葆，匿山中。〔邊批：妙計。〕程嬰出，謬謂諸將軍曰：「嬰不肖，不能立趙孤，誰能與我千金，我告趙氏孤處。」〔邊批：更妙。〕諸將軍皆喜，許之。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，杵臼謬曰：「小人哉程嬰！昔下宮之難不能死，與我謀匿趙氏孤兒，今又賣我，〔尤妙。〕縱不能立，而忍賣之乎？」抱兒呼曰：「天乎！天乎！趙氏孤兒何罪？請活之，獨殺杵臼可也！」諸將不許，遂殺杵臼與孤兒。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，皆喜。然趙氏真孤乃反在，程嬰卒與俱匿山中。居十五年，晉景公疾，卜之：「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。」〔邊批：安知非賂卜者使為此言。〕景公問韓厥，厥知趙孤在，〔邊批：妙人。〕乃以趙氏對，景公問：「趙尚有後子孫乎？」厥具以實告。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，召而匿之宮中。諸將入問疾，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，趙孤名曰武。諸將不得已，皆委罪於屠岸賈，於是武、嬰遍拜諸將，相與攻岸賈，滅其族。復與趙武田邑如故。及武既冠成人，嬰曰：「吾將下報公孫杵臼。」遂自殺。

〔評述〕

趙氏知人，能得死士力，所以蹙而復起，卒有晉國。後世縉紳門下，不以利投，則以諛合，一旦有事，孰為嬰、杵？

魯武公與其二子括與戲朝周，宣王愛戲，立為魯世子。武公薨，戲立，是為懿公。時公子稱最少，其保母臧寡婦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。括死，而其子伯御與魯人作亂，攻殺懿公而自立，求公子稱，將殺之。臧聞之，乃衣其子以稱之衣，臥於稱處，伯御殺之。臧遂抱稱以出，遂與稱舅同匿之。十一年，魯大夫知稱在，於是請於周而殺伯御，立稱，是為孝公。時呼臧為「孝義保」。事在嬰、杵前，嬰、杵蓋襲其智也。然嬰之首孤，杵之責嬰，假裝酷似，不唯仇人不疑，而舉國皆不知，其術更神矣，其心更苦矣！

太史慈

北海相孔融聞太史慈避地東海，數使人餽問其母。後融為黃巾賊所圍，慈適還，聞之，即從間道入圍，見融。融使告急於平原相劉備。時賊圍已密，眾難其出，慈乃帶革建彎弓，將兩騎自從，各作一的持之，開門出，觀者並駭。慈徑引馬至城下塹內，植所

持的射之，射畢還。明日復然，如是者再。圍下人或起或臥，乃至無復起者。慈遂嚴行蓐食，鞭馬直突其圍。比賊覺，則馳去數里許矣，竟從備乞兵解圍。

### 陳子昂

子昂初入京，不為人知。有賣胡琴者，價百萬，豪貴傳視，無辯者。子昂突出，顧左右曰：「輦千緡市之！」眾驚問，答曰：「餘善此樂。」皆曰：「可得聞乎？」曰：「明日可集宜陽裡。」如期偕往，則酒饌畢具，置胡琴於前，食畢，捧琴語曰：「蜀人陳子昂，有文百軸，馳走京輶，碌碌塵土，不為人知。此樂賤工之役，豈宜留心？」舉而碎之，以文軸遍贈會者，一日之內，聲華溢都下。

### 〔評〕

唐人重才，雖一藝一能，相與驚傳贊歎，故子昂借胡琴之價，出奇以市名，而名果成矣。若今日，不唯文軸無用處，雖求一聽胡琴者亦不可得。傷哉！

### 爰種 溫嶠 高歡

爰盎常引大體慷慨。宦者趙談以數幸，常害盎。盎患之。兄子種為常侍騎，謂盎曰：「君眾辱之，後雖惡君，上不復信。」於是上朝東宮，趙談驂乘，盎伏車前曰：「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，皆天下英豪。今漢雖乏人，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？」於是上笑，下趙談。談泣下車。

王敦用溫嶠為丹陽尹，置酒為別。嶠懼錢鳳有後言，因行酒至鳳，未及飲，嶠偽醉，以手板擊之墮幘，作色曰：「錢鳳何人，溫太真行酒，敢不飲？」鳳不悅，敦以為醉，兩釋之。明日，鳳曰：「嶠與朝廷甚密，未必可信，宜更思之。」敦曰：「太真昨醉，小加聲色，豈得以此便相讒貳。」由是嶠得還都，盡以敦逆謀告帝。

爾朱兆以六鎮屢反，誅之不止，問計於高歡。歡謂宜選王心腹私將統之，有犯則罪其帥。兆曰：「善，誰可行。」賀拔允時在坐，勸請用歡。歡拳毆允，折其一齒，曰：「生平天柱時，奴輩伏處分如鷹犬，今天下安置在王，而允敢誣下罔上如此。」兆以歡為誠，遂委之，歡以兆醉，恐醒而悔之，遂出宣言，受委統州鎮兵，可集汾東受號令。軍士素樂歡，莫不皆至。歡去，遂據冀州。

### 王東亭

王緒素讒殷荊州於王國寶，殷甚患之，求術於王東亭。曰：「卿但數詣王緒，往輒屏人，因論他事，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。」殷從之，國寶見王緒，問曰：「比與仲堪何所道？」緒云：「故是常談。」國寶謂緒於已有隱，情好日疏，讒言用息。

### 〔評〕

此曹瞞問韓〔遂〕馬〔超〕之故智。張濬殺平陽牧守，亦用此術。平陽牧張姓，蒲帥王珂之大校。

### 吳質

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為魏嗣，曹丕患之，以車載廢簏，納吳質，與之謀。修白操，丕懼，告質。質曰：「無害也。」明日復以簏載絹人，修復白之，推驗無人，操由是不疑。

### 〔評〕

植之奪嫡，操固疑之；疑植，則其不疑丕也易矣；不然，多猜如操，何一推驗而即止耶？其殺修也，亦以孤植而安丕。而說者謂「黃絹」取忌，「雞肋」誤軍，亦淺之乎論操矣！

### 司馬懿 楊行密 孫堅 仇鉞

曹爽擅政，懿謀誅之，懼事泄，乃詐稱疾篤。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，來候懿，懿使兩婢侍衣，指口言渴，婢進粥，粥皆流出沾胸，勝曰：「外間謂公舊風發動耳，何意乃爾？」懿微舉聲言：「君今屈並州，並州近胡，好為之備，吾死在旦夕，恐不復相見，以子師、昭為托。」勝曰：「當忝本州，非並州。」懿故亂其詞曰：「君方到並州。」勝復曰：「忝荊州。」懿曰：「年老意荒，不解君語。」勝退告爽曰：「司馬公屍居餘氣，形神已離，不足復慮。」於是爽遂不設備。尋誅爽。

安仁義、朱延壽，皆吳王楊行密將也，延壽又行密朱夫人之弟。淮徐已定，二人頗驕恣，且謀叛，行密思除之。乃陽為目疾，每接延壽使者，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，行則故觸柱而僕，朱夫人挾之，良久乃蘇，泣曰：「吾業成而喪明，此天廢我也，諸兒皆不足任事，得延壽付之，吾無恨矣。」朱夫人喜，急召延壽。延壽至，行密迎之寢門，刺殺之，即出朱夫人，而執斬仁義。

孫堅舉兵誅董卓，至南陽，眾數萬人，檄南陽太守張咨，請軍糧，咨曰：「堅鄰二千石耳，與我等，不應調發。竟不與，堅欲見之，又不肯見，堅曰：「吾方舉兵而遂見阻，何以威後？」遂詐稱急疾，舉軍震惶，迎呼巫醫，禱祠山川，而遣所親人說咨，言欲以兵付咨。咨心利其兵，即將步騎五百人，持米酒詣堅營。堅臥見，亡何起，設酒飲咨，酒酣，長沙主簿入白：「前移南陽，道路不治，軍資不具，太守咨稽停義兵，使賊不時討，請收按軍法。」咨大懼，欲去。兵陣四圍，不得出，遂縛於軍門斬之。一郡震栗，無求不獲，所過郡縣皆陳糗糧以待堅軍。君子謂：「堅能用法矣。法者，國之植也，是以能開東國。」

正德五年，安化王寘鐸反，游擊仇鉞陷賊中，京師詭言鉞從賊，興武營守備保助為之外應。李文正曰：「鉞必不從賊，勛以賊姻家，遂疑不用，則諸與賊通者皆懼，不復歸正矣。」乃舉勛為參將，鉞為副戎，責以討賊。勛感激自奮，鉞稱病臥，陰約游兵壯士，候勛兵至河上，乃從中發為內應。俄得勛信，即嗾人謂賊黨何錦：「宜急出守渡口，防決河灌城？遏東岸兵，勿使渡河。」錦果出，而留賊周昂守城。鉞又稱病亟，昂來問病，鉞猶堅臥呻吟，言旦夕且死。蒼頭卒起，捶殺昂，斬首。鉞起披甲仗劍，跨馬出門一呼，諸游兵將士皆集，遂奪城門，擒寘鐸。

### 杜畿

高幹舉並州反。前河東太守王邑被徵，掾衛固、范先以請邑為名，實與乾通謀。曹操拜杜畿為河東太守，固等以兵絕陝津，畿不得渡，或謂宜須大兵，畿曰：「河東三萬戶，非皆欲為亂也。今兵迫之急，必懼而聽於固；固等勢專，必以死戰。討之不勝，為難未已；討之而勝，是殘一郡之民也。〔邊批：誰省念及此？〕吾單車直往，出其不意，固為人多計而無斷，〔邊批：賊已在掌中。〕必偽受吾，得居郡一月，以計縻之，足矣。」遂詭道從豆亾津渡，范先欲殺畿，固曰：「殺之何益？徒有惡名，且制之在我。」遂奉之，畿謂固、先曰：「衛、范，河東之望也，吾仰成而已。然君臣有定義，成敗同之，大事當共平議。」以固為都督，行丞事，將校吏兵三千餘人，皆范先督之。〔邊批：使之不疑。〕固等喜，雖陽事畿，不以為意。固欲大發兵，畿患之，說固曰：「夫欲為非常之事，不可動眾心，今大發兵眾，必擾；不如徐以賞募兵。」固以為然，從之。調發數十日乃定，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，又入喻固等曰：「人情顧家，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，急緩召之不難。」固等惡逆眾心，又從之。時善人在外，陰為己援；惡人分散，各還其家，則眾離矣。會高幹入護澤，上黨諸縣殺長吏，弘農執郡守，固等密調兵，未至。畿知諸縣附己，因出單將數十騎，赴張辟拒守，吏民多舉城助畿者。比數十日，得四千餘人。固等與乾、晟共攻畿，不下，略諸縣，無所得，會大兵至，乾、晟敗，固等伏誅，其餘黨與皆赦之。

### 曹衝

曹公有馬鞍在庫，為鼠所傷。庫吏懼，欲自縛請死。衝謂曰：「待三日。」衝乃以刀穿其單衣，若鼠齧者，人見，謬為愁狀。公問之，對曰：「俗言鼠齧衣不吉，今兒衣見齧，是以憂。」公曰：「妄言耳，無苦。」俄而庫吏以齧鞍白，公笑曰：「兒衣在側且齧，況鞍懸柱乎。」竟不問。

### 楊暄

天順間，錦衣指揮門達用事。同時有袁彬指揮者，隨英宗北狩，有護暄功。達惡其逼，令邏卒摭其陰私，欲致於死。時有藝人楊暄〔一作墳。〕者，善倭漆畫器，〔宣廟喜倭漆之精，令暄往學。〕號楊倭漆，憤甚，乃奏達違法二十餘事，且極稱彬枉。疏入，上令達逮問，暄至，神色不變，佯若無所與者，達歷詢其事，皆曰：「知。」且曰：「暄賤工，不識書字，又與君侯無怨，安得有此？望去左右，暄以實告。」因告曰：「此內閣李賢授暄，使暄投進，暄實不知所言何事，君侯若會眾官廷詰我，我必對眾言之，李當無辭。」達聞甚喜，勞以酒肉。早朝，以情奏，上命押諸大臣會問於午門外，方引暄至，達謂賢曰：「此皆先生所命，暄已吐矣。」賢正驚訝，暄即大言曰：「死則我死，何敢妄指！我一市井小人，如何見得閣老？鬼神昭鑒，此實達教我指也！」因剖析所奏二十餘條，略無餘蘊。達氣沮，詞聞於上，由是疏達，彬得分司南都。居一載，驛召還職，後達坐怨望，謫戍廣西以死。

〔述評〕

此與張說斥張昌宗保全魏元忠事同軸。然說故多權智，又得宋王景諸人再三勉勵，而後收蓬麻之益；楊暄一介小人，未嘗讀書通古，而能出一時之奇，抗天威而塞奸吻，不唯全袁彬，並全李賢。不唯全二忠臣，且能去一大奸惡，智既十倍於說，即其功亦十倍於說也！一時縉紳之流，依阿事達者不少，睹此事，有不吐舌；聞此事，有不愧汗者乎？豈非衣冠牽於富貴之累，而匹夫迫於是非之公哉！

洪武時，上嘗怒宋濂，使人即其家誅之。馬太后是日茹素，上問故，後曰：「聞今日誅宋先生，妾不能救，聊為持齋以資冥福耳。」上悟，即馳驛使人赦之。

薛文清王景既忤王振，詔縛詣市殺之。振有老僕，是日大哭廚下，振問：「何哭？」僕對曰：「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。」振聞而怒解，適王偉申救，遂得免。夫老僕之一哭，其究遂與聖母同功，斯亦奇矣！

語曰：「是非之心，智也！」智豈以人而限哉！

土木之變，內侍喜寧本胡種也。從太上於虜中，數導虜入寇，以敗和議。上患之。袁彬言於太上，遣寧傳命於宣府參將楊俊，索春衣，因使軍士高磐與俱。彬刻木藏書，係磐髀間，以示俊，俾因其來執之。俊既得書，與寧飲城下，磐抱寧大呼，俊從兵遂縛寧解京，處以極刑。於是虜失嚮導，厭兵，遂許返蹕。按，彬周旋虜中，與英廟同起處，其宣力最多，而誅寧尤為要著，亦寧武子之亞也。

### 喬白岩

武宗南巡，江提督所領邊兵，皆西北勁兵，偉岸多力。喬白岩命於南方教師中，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，每日與江相期，至教場中比試。南人輕捷，跳躍如飛，北人粗笨，方欲交手，或撞其脅，或觸其腰，皆倒地僵臥。江氣大沮喪，而所蓄異謀，亦已潛折一二矣。

〔述評〕

時應天府丞寇天敘（山西人）署尹事，每日帶不帽，穿一撒衣坐堂，自供應朝廷外，毫不妄用。江彬有所需索，每使至，佯為不見，直至堂上，方起立，呼為欵差，語之曰：「南京百姓窮，倉庫竭，錢糧無可措辦，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，專待拿問耳。」每次如此，彬無可奈何而止。此亦白岩一時好幫手也。

又是時，邊軍於市橫行，強買貨物，寇公亦選姪矮精悍之人，每日早晚祇候行宮，必以自隨，若遇此輩，即與相持，邊軍大為所挫，遂斂跡。想亦與白岩共議而為之者。

### 宗澤

宗汝霖，建中、靖國間為文登令。同年青州教授黃榮上書，自姑蘇編置某州，道經文登，感寒疾不能前進。牙校督行甚厲，雖賂使暫留，堅不可得。不得已，使人致懇於宗。宗即具供帳於行館，及命醫診候。至調理安完，而了不知牙校所在。密訊其從行者，雲，自至縣，即為縣之胥魁約飲於營妓，而以次胥吏日更主席。此校嗜酒而貪色，至今不肯出戶。屢迫捉之，乃始同進。

〔評〕

探知嗜酒貪色，便有個題目可做。只用數胥吏，而行人之厄已陰解矣。道學先生道理全用不著。此公可與談兵。

### 張易

張易通判歙州，刺史宋匡業使酒陵人，果於誅殺，無敢犯者。易赴其宴，先故飲醉，就席。酒甫行，尋其少失，遽擲杯推案，攘袂大呼，詆責蠹起。匡業愕然不敢對，唯曰：「通判醉，性不可當也。」易崑峨喑口惡自如。俄引去，匡業使吏掖就馬。自是見易加敬，不敢復使酒，郡事亦賴以濟。

〔評〕

事雖瑣，頗得先發制人之術。在醫家為以毒攻毒法，在兵家為以夷攻夷法。

### 張循王老兵

張循王〔俊〕嘗春日遊後圃，見一老卒臥日中，王蹴之曰：「何慵眠如是？」卒起聲喏，對曰：「無事可做，只索眠耳。」王曰：「汝會做甚事？」對曰：「諸事薄曉，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。」王曰：「汝能回易，吾以萬緡付汝，何如？」對曰：「不足為也，」王曰：「付汝五萬。」對曰：「亦不足為也。」王曰：「汝需幾何？」對曰：「不能百萬，亦五十萬乃可耳。」王壯之，即予五十萬，恣其所為，〔邊批：大手段。〕其人乃造巨艦，極其華麗，市美女能歌舞者、樂者百餘人，廣收綾錦奇玩、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，募紫衣吏軒昂閒雅、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，卒徒百人，樂飲逾月，忽飄然浮海去，〔邊批：奇想。〕逾歲而歸，珠犀香藥之外，且得駿馬，獲利幾十倍。時諸將皆缺馬，唯循王得此馬，軍容獨壯，大喜，問其：「何以致此？」曰：「到海外諸國，稱大宋回易使，謁戎王，餽以綾錦奇玩，為招其貴近，珍羞畢陳，女樂迭奏。其君臣大悅，以名馬易美女，且為治舟載馬；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，餽遺甚厚，是以獲利如此。」王咨嗟，褒賞賜予優隆，問：「能再往乎？」對曰：「此戲也，再往則敗矣。願退老園中如故。」

〔羅景綸雲〕

一弊衣老卒，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畀之，不問其出入。此其度量恢弘，足使人從容展布，以盡其能矣。勾踐以四封內外分授種、蠡，高帝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，由此其推也。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，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，皆不足以成功。老卒一往之後，辭不復再，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。異哉！

### 司馬相如

卓文君既奔相如，相如與馳歸成都，家居徒四壁立。卓王孫大怒，不分一錢，相如與文君謀，乃復如臨邛，盡賣其車騎，置一酒舍沽酒，而令文君當釡，身自穿犢鼻褌，與庸保雜作，滌器市中，王孫聞而恥之，不得已，分予文君僮百人、錢百萬，乃復還成都為富人。

### 〔評〕

卓王孫始非能客相如也，但看臨邛令面耳；終非能婿相如也，但恐辱富家門面耳。文君為之女，真可謂犁牛駢角矣！王吉始則重客相如，及其持節喻蜀，又為之負弩前驅，而當釡滌器時，不聞下車慰勞，如信陵之於毛公、薛公也，其眼珠亦在文君下哉。

### 智醫

唐時京城有醫人，忘其姓名。有一婦人，從夫南中，曾誤食一蟲，常疑之，由是成疾，頻療不痊，請看之。醫者知其所患，乃請主人姨女爾中謹密者一人，預戒之曰：「今以藥吐瀉，即以盤盂盛之。當吐之時，但言有一小蛤蟆走去。然切不得令病者知是誑語也。」其女爾僕遵之，此疾永除。

又有一少年，眼中常見一小鏡子，俾醫工趙卿診之。與少年期，來晨以魚鱠奉候。少年及期赴之，延於內，且令從容，候客退後方接。俄而設台，止施一甌芥醋，更無他味，卿亦未出。迨久促不至，少年飢甚，聞醋香，不覺屢啜之，覺胸中豁然，眼花不見，因啜盡。趙卿乃出，少年慚謝。卿曰：「郎君先因吃膾太多，飲醋不快，又有魚鱗於胸中，所以眼花。適來所備芥醋，只欲郎君因飢以啜之，今果愈疾。烹鮮之會，乃權詐耳！請退謀早餐。」